專著

# 布施在今日經濟社會中的重要性

## ——爲紀念故許金隆先生而作——

賴大興・慶國・

上期慧炬新聞欄發表台北市聯合鐘錶行行主許金隆先生前遺囑——將全部遺產捐贈教育、文化、慈善等五個單位，乃屬自由中國的創舉，據悉其平日研習佛學，精進不懈，故能在今世種下無漏善因，垂範人間。作者欽仰之餘，謹撰此文，以期喚醒社會大衆，起而研習佛學，廣行布施，福國利民。

### (一)導　論

當今世界各國莫不亟亟於謀求國民經濟發展。經過長時期貧、病、愚、弱的落後國家，固無論矣；即一般先進國家，要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早不以宰制地球爲已足，更想征服太空。去年七月二十一日，美國太陽神十一號，登陸月球，震撼全世界，爲歷史寫下嶄新的一頁。人類狂歌載舞，對未來加速進步，懷着無比的信心。

在我全國性革命似的口號下——發展經濟，第五期四年經濟建設計劃，正在積極開展的時候，民生主義，「均富社會」已呼之欲出。但要達到這一目標，必須以跳躍式的現代化教育爲手段，務使科學知識，科學技術、科學思想能够普及於全社會各階層。不僅改良生產技術，提高技工知識水準，培養「高層」人員等讓人力資源和物質資源，獲得適當的配合，以充分發揮效率。還有一不可忽視的問題，即是如何使消費者了解自身在今日經濟社會所處的地位，及其影響力的大小。

布施即具有這種神聖教育的任務與使命。本文即就這一點，略陳管見如下：

解深密經上佛告觀自在菩薩說，布施有三種：一者財施，二者法施，三者無畏施。

### (二)財　施

消費與生產，同爲構成經濟活動的主要因素，兩

者應是相輔相成的。但過去昧於這個道理，更加上對賽伊法則的崇信，認爲「供給自會創造其本身的需求」。因此認定產品的「總供給量」自行決定產品「總需要量」的大小。結果，促成當時有計劃，有組織有目標的生產爲單方面的事。生產者將生產成品，向消費者推銷。消費者僅能處於被動的地位，就既有的物品，選擇一合乎自己需要的品類。

到十九世紀後，世界各國經濟，發生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，即工業革命，雖帶來了生產技術上的改良，和生產力的提高，但經濟波動却接連發生，形成「繁榮中的貧窮」問題。尤其一九三零年代，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發生，乃促成凱因斯革命，針對近代經濟失業問題而立論，以糾正古典學派所堅持的「充分就業爲常態」的原則。他指出近代經濟蕭條的毛病不外是儲蓄過多，消費過少與投資不足所引起，換言之，即有效需求的欠缺。

由於有效需求的不足，因此過剩的產品，發生滯銷的暗流。生產者因之無錢可賺，而躊躇不前，不願再冒生產的風險，甚而縮小生產結構，結果失業人數增加，而國民所得降低，更形成有效需求的不足，這樣地循環惡果，促成經濟蕭條更蕭條。一九三四年羅斯福實施新政，以挽救當時這種危機，那就是借重於邊際消費傾向的提高，增加投資。

在自由經濟社會裏，生產者要以消費者的意旨爲意旨。不但生產要以消費者最感切要的物品爲先，即生產之後，產品的分配，也要以那些慾望程度最大的消費者爲速。因此今日消費者，已能將自己的意願，向生產廠商表達，使之導致經濟繁榮，並提高國民生活水準。

但一般而論：窮人的邊際消費傾向來得較大，而富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則較小。因前者已窮，故生活基本需要必然感覺缺乏，而後者生活所需幾乎應有盡有。爲彌補這個缺口，以解決經濟問題，對貧者「財施」以增其邊際消費傾向，實爲基本方法。

現今世界各國，無不運用財政政策，並設置社會保險、失業救濟、老年郵金等以維持或提高他們邊際傾向，促使經濟發展。惟「財施」的思想，早在西元前六世紀時，即已爲佛陀所提出，列爲六度萬行，修菩薩行的先決要件。菩薩要自利利他，自度度他，必具此無量慈悲喜捨之心。何謂財施？大般若密多經中謂：「菩薩摩訶薩以種種物，置於四衢道，昇高臺上謂如是言：一切有情有所需者，恣意來取，勿生疑難，如取己物，莫作妄想。」又如普賢行願品中的「廣修供養。」亦是此義。諸如此類，於各經典中隨在可見。由此可知，所謂財施，非僅指金錢，尚包括世間一切物質，因此這是均富思想教育。論語季氏章亦有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。」又孔子說：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。」國父曾說：「中國之患

在貧，貧則應開發資源以富之，惟富而不均，則仍不免於患。」今天我們以財物，布施於清寒同胞，直接可以改善其生活，間接由於其邊際消費能力的增加，而大大促成企業界的大量生產，增進國民所得就業機會，繼而推展經濟繁榮的功能。

## (三)法　施

所謂法施，即以妙善的佛法，爲人講述（例如慧炬近來常常連續刊出的專載和中英文摘），使人們了解「心、佛、衆生、是三無差別。」再以佛學的信、解、行、證以及聞、思、修、戒、定、慧等法門，淨化我們的心，覺醒我們本具的佛性，復活我們本具虛靈不昧的良知理性，啓導育成我們的「道種智」，「一切種智」；進而發揚大乘精神，推己及人，普度衆生，因此建立和樂，安隱的社會，徹底消除奸巧、投機、邪惡、貪污的政治和社會風氣。更推而遠之，世界大同的理想，必定因此而提前實現。

從另一方面說，政治的安定，國民道德的提高，也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。如果一國政治混亂，政變時發，人心惶惶，社會風氣敗壞，國民道德墮落，何能專注於事業，貢獻一己之才智。再如金融不穩定，滙率時有波動，銀行、國家、信用不立，人存明哲保身的觀念，誰敢從事生產事業，若大家把資金寄存、投放於國外，國家即耗損一數量可觀的資本，工業因此便難發展。倘或再有罷工情事，其影響國民所得，摧毀一國經濟力量之劇，更是無可估計。在國際收支長期赤字下，一國經濟完全解體，其嚴重後果，常造成一國民族滅亡的命運。因此要求國家經濟繁榮，首先要國內社會秩序的安定，社會風氣和國民道德的提高，以及國際和平、物價平穩。而佛法正是達成這些條件的最善巧辦法。它從各方面啓發國民的心靈，做到有恥且格的「明明德」最高境界，實爲促進社會經濟繁榮最有力的武器。

## (四)無畏施

無畏施有二義。一是我對他人，若見有人發生疑難、畏佈、苦難、迷惱，必須盡力予以援助排解，令得安樂成就。二是他人對我：即須以我心之慈悲表露於外，而使他人感覺我的可親可敬，而與我親近，無畏怖之心。

衆生由於業障果報的不同，在行財施、法施時，難免有人姪嫉遭受苦厄、麻煩、棘手等問題的來到。此時就要發揚佛、菩薩廣大無畏的慈悲心，救助教化成熟一切衆生，使其達於「諸惡莫作、衆善奉行、自淨其心」的人生最高境界。

同理，在發展經濟中，亦必難免有橫梗的種種阻礙，最重要的乃是人力的缺乏，資本的不足，以及自然資源的分配及有無。一個國家必探測自身經濟特質

，以創立一獨立的經濟主體。然後培植儲備技術人員、專家等以研究、策劃這主體的躍進。並儘可能利用一切內在、外在的力量，籌集資金，以促令資本的形成。

但這些步驟，方法都不是單方面的，其關聯性使其更難以達成。尤其落後國家，想努力促使現實接近理想，實行一切可能的、具體的，最高水準計劃而令國力得最大、最有效的提高，其難度實有如登天。

此外，即使沒有經濟因素困擾着，而非經濟的因素——道德的、倫理的、立法的、政治的……等亦不容忽視。如果執政者，德學水準的不够，缺乏高瞻遠矚的能力，以及社會保守氣氛的濃厚，人民對新觀念、新技術的畏懼、不了解，或對政府的不信任等均足使那些設計的進度遲緩，甚至毫無進展。因此此時，就要以無畏施，從教育着手，使人民了解政府的一切措施，並令其了解他們對國家社會的重要地位，改變落伍觀念，而易之以創新的知識。政府一切以利民、愛民爲主，推展社會福利，如此官民同心協力，方能望其共同邁向經濟繁榮，均富社會的終極目標而挺進。

## (五)結　論

綜上所述，布施在一國經濟成長中，實爲一重要關鍵的所在。缺乏這一法門，則國家經濟的體制不易健全，而經濟發展也受到影響。這證明佛法是遍益於世間的。正如禪宗六祖所說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；離世覓菩提，猶如尋兎角。」世間那有兎角？同理離開現實，就得不到眞理。二十世紀科學高潮洶湧，許多宗教的教理，已漸受懷疑淘汰乃至於漸趨消滅，但佛學却歷久彌新，科學所建立的「相對論」、「量子論」、「心電傳眞」、「質能互變」……等定律定理，均說明了佛學的價值，其義理精深是合乎科學邏輯乃至高級數學的。

以上所論「布施」雖只是佛法中的一部分，但由於眞理的運行，常通於萬事萬物。我們還可引用「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」來說明其和「自由、平等、博愛」、「智、仁、勇」等人世間一切法則的相關性，均能得到適當的證明。但這都是人間的果報福樂，是一種「自求多福」，爲今世或來世「得恒常富樂、得大祿位、得大財寶、得大朋黨、得大眷屬」的手段。佛法並不僅注重這世間法，而有其更高的眞理和慈悲心，所謂「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。」即基於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捨四無量心，而無相布施，修三無漏學，作自己菩提資糧，除怖畏衆苦，以饒益於他。凡此皆菩薩應有的正行。

最近全國各報競載一項前所罕聞的奇事——即許金隆先生於逝世之前，遺囑以其全部資產捐助文化慈善事業，是基於慈悲喜捨之心，以財施而轉投資於出世聖法，種無漏的善因，而行菩薩之道，值得我們一致表揚。